

葉先生詩話

出版說明

『葉先生詩話』，一名『石林詩話』，爲宋·葉夢得撰。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除戶部尚書，以崇信軍節度使致仕。著有『石林春秋傳』、『石林詞』等書。

宋人的詩話，是風行一代的。葉夢得的詩話，一般文學批評者都因襲了『四庫全書提要』的論點，認爲他論詩推重王安石，批評歐陽修、蘇東坡是有門戶之私，因而有所抑揚其間。但『四庫全書提要』又說：『夢得的詩文，實南北宋間之巨擘，其所評論，往往深中鵠會，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爲是非者比。』這又是說葉夢得對詩的批評，是有正確的、獨特的見解，不是人云亦云的。但何以批評歐陽修、蘇東坡就有門戶之私呢？這是由於當時對王安石的歷史地位沒有正確的認識，從而對王安石在文學上的成就也缺乏公正的評價，自然更不滿意於葉氏的議論了。如果我們不局限在『四庫全書提要』的『門戶之私』中，那末，這一本詩話，對一般古典文學研究者是有一定的參攷和研究價值的。

我們現在借用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藏元刊本（卷末楊漢堃題爲宋刊本，實誤）影印。原書曾經士禮居黃不烈收藏，每卷頁末有『士禮居藏』印及『平江黃氏圖書』印。從版本來說，這是很少見到的一個刊本。

葉先生詩話卷上

石林葉夢得少蘊述

古迂陳仁子同備校正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雷氏琴一

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

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

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

牛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

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

見先帝閣聞卿前以疋馬入蜀所攜獨琴

葉上

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曰

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

其贊

晏元獻公留守南都王君玉時已為館閣校

勘公特請於朝以為府寮判朝廷不得已

使帶館館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宿

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為樂佳時勝日未

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為備公

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

矣君玉亟為詩以入曰只在淨室取涼處

試鐺鐺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
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月果出
遂樂飲達旦前簾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
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
春草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
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
浙人食河豚始於元前常州江陰最先
得方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
大家須以金啖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

禁上

多一尾纔百錢爾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
班子或言腹中生蠱故張之而江西人始
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
其類稍流入于江西公言州人故所知者
江西事而已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
髮然意興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
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鵬綠鱗起弄
日鸞黃鸝夢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
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

閑容與之態爾而字字細考之皆經纖拈
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
人和頭字韻詩往復數四其末句有云名
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
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
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全
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九藥
流鶯轉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
也他日公作詩得青山猶坐黃鳥披書

兼上

三

眠自謂不減杜句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
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
集編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
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
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
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
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際後以
是爲序予嘗戲爲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
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漂孤米沈雲黑

露冷蓮芳墜粉紅爲馬王乾坤句以落花
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
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
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
其詩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
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
直傾圮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與豈專
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身
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
葉上

四

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
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
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到
詩曰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
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
城因以其地導溪水鑄之路廣百餘畝中
爲橫隄初但有其東之半爾其西廣於東
增倍而水不甚深宋宮公爲守時因起黃
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
謂鑿開魚鳥志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

也其後韓特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
曰展江然湖水面雖闊西邊終易堙塞數
十年來公庸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
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爲守
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泚然真有江湖之
趣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侵
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
傳往往但記前聯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
鬢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不可屈而不爲

葉上五

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
而以其所爲爲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
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驩甚
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
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陽
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
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當時
以爲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
中也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

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
 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
 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輩
 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
 聞者大息慈聖上僊李奉世爲侍郎進挽
 詩有曰珠鸞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
 非蓋紀此一事神宗覽之泣下摩史以爲存所作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
 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
 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之葉上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
 至洛中嘗有詩詠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
 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唯清白不負
 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
 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閭閻鶴髮
 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
 事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
 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爲
 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
 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溫厚
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嘗誦其小雨
惜惜人不寐臥聽羸馬嘶殘菊愛賞不已
他日得句云馬嘶枯葉喧午枕夢驚風雨
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
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此言不解
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間傍舍有
欲拜鞦韆之聲如風浪之壓船者起視之
乃馬食於槽水盪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
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

葉上

大

殆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
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
意神宗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
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詣根到九泉無
曲處世間唯有贊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
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藝
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
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
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

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
有如是也時相王圭也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徘徊花上月空度
可憐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
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
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
酒家壁與爲市人書額爾天下事每患自
以爲工處若力大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翼東曾直在縣中時從游最久嘗言
見曾直自發詩一聯云人得交游長風月
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
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
之然曾直自有山圍燕坐畫圖出水作夜
窗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
字二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
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鸞翼不轉黃鸝爲李
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句好處正
在添陰陰漠漠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
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

號今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爾人皆可到要之當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與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乃為超絕近世王荆公新秋浦潏潏綿綿白薄晚林鋹往往青與蘇子瞻浥絕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皆可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當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詩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含尚留關始讀殆未測其意蓋下有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緲新居紫翠間擊悶宜無羅帶水割愁還

有劍鋹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初拙也然擊悶羅帶割愁劍鋹之語大是險譁亦何可屢打也

長篇最難看魏以前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之初不以序事煩瑣為工至老杜述懷北征終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此乃揣摩聽聲爾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元明詩中極多累

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語不可與不知者言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
絕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筆全爲杜
君章家所有聽後小亭僅文餘舊有海棠
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
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更猶能言之余嘗
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
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
家見不怕春寒兩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

葉上

十

三

味初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
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
自動柔艷著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
家池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
歲亦與王幼安諸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
處不能繼也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
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闕湊之迹
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云草意日斜庚子
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

人力溫疑鈞詩亦有用甲子相對若云風
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
不相類其題云興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
有警事邂逅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
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句而就爲之題者此
蔽於用事之弊也東軒筆錄載梅聖俞作
劉丞相挽詩祇逢庚子日愛異戊丁時

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常用未嘗
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于
瞻所闕者時有改定字末有手題兩聯云

葉上

十一

人言盧杞似奸邪我覺魏公真嫵媚又槐
花黃輿子忙促織鳴鵲懶婦驚不知偶書之
邪或將以爲用邪然于瞻詩後不見有此
語則固無意於用必云王荆公作韓魏公
挽詞云未移魯達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
人委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覺是歲
適雨水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一事故不
覺爾

世言社日飲酒治饑不知其何據五代李壽
有春社從李防來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

情爲之治釀酒一餅惱亂玉堂將欲偏依
稀巡到第三廳防時爲翰林學士有月餘
內庫酒故濤從之之則其傳亦久矣社公
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達官高年皆
稱小字濤性疎達不羈善諧謔與士言亦
多以社人自名聞者無不爲笑然直亮敢
言後官亦宰相

韓退之難受馬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
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終篇本末
攷之亦或然也

無上

十二

杜子美病栢病櫛病機栢機四詩皆興當時
事病栢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栢機
比民之殘困則其篇中自言矣栢櫛云猶
舍棟梁具无復覺漢主忘常爲房次律之徒
休惟病櫛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梨
末以比荔枝勞氏疑若指近侍之不得志
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
惟此爲然不但語言之工也

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咄二字辯晉書所
載石崇巨鎔咄咄而辨爲誤以咄爲嗟米

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
之語此亦豈是以諾為嗟古今語言固有
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
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嗒若殷浩所謂
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嗟聲咄嗟猶
頃見最無各舉魯直詩人家園橘柚秋色老
梧桐張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
去龜寒皆自以為莫能及

王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

葉上

十三

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入姓名藏
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
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曰潘宣美
戎寄衡石崇勢位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
愧樵蘇則為慳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寧
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巖負郭躬斂積已
滿寵生嫌豪家恬勝智疎鐘皓月曉晚景
丹霞異澗谷永不變山梁葉無累論自王
符璿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陳世
事時德輿已掌為此體矣乃知古今文章

之變殆無餘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
亦雅暢雖主意在別立體亦不自失爲佳
製

葉先生詩話卷上

十四

葉先生詩話卷中

石林葉

夢得

少蘊述

古迂陳

仁子

同補校正

楊大年劉子儀皆善唐君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蓋覺其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君謙題漢高祖廟云耳聞

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每稱賞不

已多示學詩者以爲模式三尺一杯雖是

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杯事無兩出或可略

士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

葉中

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充不成語余數

見交遊道魯直語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

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稅六鈞亦

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鈞

字此理甚易知也

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歌蛙

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

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

月依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是歇

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

盡牽出戲語而意不顯也

學者多議蘇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殊不知此題程鉅先墓歸真亭也東南多瘳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也

至應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馬適就試意在必得馬以冠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爲馬無疑遂以爲魁旣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馬歸其

葉中

曰平時譚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馬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稍薄之然

不第而死

劉秀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人多稱其清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

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玉孫詩所謂一